

# 《石湖擢歌百首》作者许锺 另一批手稿漫述

陈 朗

一九七九年第二辑《中华文史论丛》载郑逸梅先生《〈石湖擢歌百首〉手稿》一文，于《擢歌》与《擢歌》作者瓢隐居士达夫许锺略有所述，郑先生自谓吴趋人，石湖为其童年钓游之地，故对此乡邦文献，“芳杜清蘅”，“古香郁郁”，未免动“秋风莼鲈之思”。予东浙人也，吴中虽曾一至而足迹不及石湖，然瓢隐居士之另一批手稿在予家保存近六十年，于擢歌作者，不为无缘。去岁读郑先生大文，因此批手稿于十年动乱中，已从西北下放地与其他部分书籍託家弟转移至南方，存失未知，手迹内容，固多记忆，即欲响应，亦同向壁。去秋因公经杭，检点寄放之旧篋，古香郁然在焉。因携归京，得能于“十丈软红尘中”，重新展卷，一涤尘喧，亦劫后之余忭也。

此批手稿，内容约略分为三方面：一、书札暨诗稿；二、临书；三、书录前人诗文。以笺幅计近五十。较为重要并有价值者乃是第一方面书札暨诗稿。书札凡四，皆寄与一名曰韵樊者；诗稿中有一七律亦为赠韵樊。从书札与赠诗内容可以窥见瓢隐于韵樊一家弟兄相与甚密，而韵樊尤为瓢隐所推重，此批手稿当即韵樊所藏弄而从韵樊家散出，二十年代家大人得自杭州旧书肆。予髫龄在家，间取其中书札，偶一临习之。四十年代初期，予背井离乡，至五十年代中期始由家弟从浙东家乡寄予，后又随身自京带往西北。从家乡寄出时，发现其中缺少数笺，故今之所有，已非昔之全豹。所幸手札四通，完好无

缺，其中有一长札，为瓢翁叙述庚申太平军进入苏州后自身之一段经历暨韵樊之兄杏初之遭遇，颇具文献价值。郑先生因《樵歌》手稿“经洪杨之役，未被兵燹，亦云难得”，今予所藏，不仅有洪杨之役前若干手稿，且有直接描述“庚申之变”者，尤为难得。今分段、标点抄录此一长札全文如下：

韵樊六弟大人阁下：

庚申之变，锔身遭陷阱，惨不可言，箫泣子胥，笳悲越石，居二十三日，以老病不识字为辞，遂得放出。一路寻亲觅友，历游海虞之境，幸遇敝门人姜耘苓兄弟，得所依倚，作浮家泛宅者累月。朝贩鱼盐，夕亲笔砚，得诗百首，亦古人悲歌当哭之意也。时风波不定，西窜东逃，不遑安处。遂橐笔游申，卖字为活，往来颇有嗜痂。题桥汛月，鼓拽迎潮，钓东海之鱼，观西人之马，壮我吟怀，动人旅思。又赋寓沪杂诗百首，抚今吊古，以纪风俗之变。

克复后，苹寄蠡墅，砚食王氏，其家藏邺架甚富，大有可观。城内聚字徒四人，临池获润，聊以敷衍。惟家嫂投井，无从归骨；秋姪被掳在外，绝无音耗，言念及此，不胜隐痛。幸拙荆因在彼时逗留母家，后同大桥袁氏徙避渔村，未罹荼毒，现今团聚无恙，差堪自慰耳。所眷眷者，旧藏书籍碑版，一无存留，深为惋惜。至于拙作诗文丛稿，及各帖摹本，虽半生心血，而实不足观，久留人世，未免贻笑方家，今被贼焚化一空，正为我藏拙多矣。

锔城内旧交，生死参半。想念君家既久，沿路访问，讫无熟悉者一通消息。今夏由欠笔友处得滋培信，即于初九日至慎俭堂，适滋培他出，因见二令姐，始得闻其详。辄叹令先兄杏初之为人也，明于一生，昧于一时。返忆武林有事之后，杏翁曾谓，将来设有不测，承许锔同避崇沙。厥后濠上纵火，其势益迫，来者悉劝其早为之所，其家人婢仆，罔不怨恨，而杏翁犹迟疑未决。直至十二日，锔往候数次，危辞屡激，又以去重就轻之说进之，乃不得已俯听刍言，始定船只，约锔于十三葑门外邀敝眷同行。谁料时不及待，卒之全家被陷，尚官无着，终以幽忧致疾，殁于异地。虽曰天作之孽，实自误也。

闻尊大人年踰古稀，精神强健，不胜欣喜。五令兄作宰严州，当此兵荒之后，抚字加劳，素钦其拨烦治剧之才，一经展布，自必游刃有余。府报中为我通候及之。

阁下歧黄一道，数年来想参究益精，保练益深，可以出而问世矣。渴欲一亲眉宇，只以远处参辰，徒劳梦毂。回忆小楼灯火，听雨联床，有不能忘情于畴昔者。爰书此以当一面，惟阁下省览焉。

专泐顺候

侍安

乙丑巧月廿二日许锷顿首

兰村老伯大人前暨合府均此以候，杏初嫂夫人处均此问候。

此札于太平军进入苏州为旧历四月十三日提供一目击者之第一手资料外，并于城中居民如瓢隐、杏初两家之遭遇，略可窥见。除此，于瓢隐其人，结合他札及诗稿，尚有可言者数端：

一、《吴县志》载其应蠡墅某氏聘，教授其子弟，“主人多佳墨，喜甚，亟觅隙地，种蕉数十本，代纸学书，名益噪”云云，今据此札，蠡墅之某氏，乃为王氏，札言“其家藏邨架甚富，大有可观”，未及“佳墨”。其入馆王氏在庚申变后，前此书名已早播，观札中“橐笔游申，卖字为活，往来颇有嗜痂”，及萍寄蠡墅后，城中临时“聚字徒四人”诸语可知。且其砚食，不自王氏始，札中言“幸遇敝门人姜耘苓兄弟，得所依倚”，又可知。其与韵樊其他数短札（咸具月日而未署名，从内容推断，当均在庚申变前），中有一札曾言：“自笑一年辛苦，假馆归来，欲偃息杜门，斗酒自劳，而竟不可得，为之慨然。”联系诸札及诸诗笺看，瓢翁生平即以假馆并卖字为活，景况至为清苦。至于“佳墨”，为文士、书家所喜，乃属常事。瓢翁尚有一通骈体谢启，即为酬答韵樊“惠赠千秋光墨一锭”而作，内恰有“蕉窗采纸，文晦占年”之语。其末云：“陶泓摩腹，贻对忘言；都尉濡头，淋漓尽致。才惭窥管，颖犹处毛遂之囊；瓜添报琼，风待扬戢山之扇。”于蕉叶代纸

外，尤见瓢翁之风致也。

二、瓢翁之于韵樊（或作耘樊），年事似稍长。己未岁暮瓢翁与韵樊“联榻小楼，剪烛谈心，忘怀旅况”，曾漫书以赠之七律云：

年少老成志早扬，不随世态变炎凉。  
简编在手传奇术，经济存心录妙方。  
冷艳古香含傲骨，春风和霭挹谦光。  
仲宣差慰登楼感，灯火情深话对床。

己未为一八五九年，为戊午（一八五八年）写定《石湖櫂歌百首》之次年，中经庚申之变，至乙丑与韵樊长札之年（一八六五年），中间相隔六年。瓢翁此札称韵樊为六弟，他札咸称六兄，当以其亲昆仲排行为六，不包括其从兄弟，札言“五令兄作宰严州”，又提及“二令姐”（嫁于滋培者），皆当同出于兰村，杏初应为长兄，韵樊似为季而最受知于瓢翁者。札称“尊大人年踰古稀”，己未赠诗谓“年少老成志早扬”，奖其对医道钻求，六年后札中想见其歧黄一道“参究益精、保练益深，可以出而问世矣”，揣测韵樊在乙丑年当在四十左右，而瓢翁则早已作馆，避居渔村之时，得遇门人，又橐笔于沪上卖字，属“问世”已久之人，然年亦不至太长于韵樊，估计在乙丑当不过四十五、六岁。瓢翁诗稿中署名，除达夫、达甫、颖叔、颖道人、瓢隐居士诸名号外，尚有阿辛、辛甫、已君、四香主人、朗屏、少莲等等。从阿辛、已君二名，予颇疑瓢翁生于蛇年，亦即辛巳，辛巳为一八二一年，照此推算，庚申瓢翁年正四十，至乙丑为四十五岁。四十之年，在羸弱书生，自可称“老病”，犹老杜四十自称“杜陵野老”。此与札中称韵樊“尊大人年踰古稀”与对其兄称“杏翁”固无矛盾也。

三、瓢翁之与韵樊，除在赠诗中以“冷艳古香含傲骨”赞美其人格外，在另一札中曾誉其“笔媲欧、颜，语高昉、约”，

则韵樊亦一长于书法并雅好文学者，瓢翁之与韵樊相得，而韵樊对瓢翁之倚重，爱其诗并其稿、札而保存之，良有以也。韵樊与瓢翁同为吴趋人，然与瓢翁常处两地，盖瓢翁时作馆于外，而韵樊亦非久居吴地，故二人常有书札往返并餽赠。瓢翁十二月廿八日（未署年）札中称“足下在苏度岁”，则韵樊时亦一返吴中。上引己未赠诗，题云“联榻小楼，忘怀旅况”，猜想即作于韵樊旅食之所。八月十三日报韵樊赠墨駢启，其首云：“子墨客卿，来自自由拳，弄笔书生，捧之拜手。”疑韵樊旅食之所，或为嘉禾。以上为与韵樊之交接情形。此外，诗稿中有《题巢隐先生游吴郡西山诗册》、《寄怀匏隐居士七律二首》，巢隐、匏隐与瓢隐，适成“三隐”；尚有《题余树人画册》三绝，以及《百花生日，旅斋萧寂，适梅士陆君见顾，偶谈田园风景，喜而有作》、《丙辰重九后一日，同人散步沧浪一带作》，所交接者尽是江湖之客，所游目者无非田园、沧浪之景，其与《櫂歌》所歌初无二致。然其中亦不无对时局艰虞之感叹，如《寄怀匏隐居士》（作于丙辰——一八五六年）有句云：“一再湖山觅洞天，兵戈转战又凶年。”自注云：“连岁风鹤频警，今夏又遇亢年，田禾尽槁，河港皆涸，为数十年所未有。”又同首“穷世病魔嗟涸辙”句下注云：“入秋来时疫遍作，变起仓猝，有不及延医之惨。”皆为庚申前之时势并生活写照。第不知其庚申变后“朝贩鱼盐”时“悲歌当哭”之百首，与“抚今吊古，以纪风俗之变”之《寓沪杂诗百首》皆作何等语？恐无其作《櫂歌》时之轻松心境矣。吁！诗人之于时局，岂容置身于度外乎？

四、瓢隐诗风隽爽，即属感时，亦未脱隐逸气。彼固长于近体者，藏稿中绝不见有一首古体，其书他人诗亦多为七绝（清前期诗人之作）。于诗余，仅见一笺，惜已散失，今据髫年印象，记有“雷惊深院抽新笋，风暖兰房瑶鸭静。……谁家幘子上罗巾……陶朱事业徒营营”诸句，题为《和倪高士〔江

南春〕词》，然此记忆之句又与〔江南春〕调式未合。又有一诗笺，亦属散失，今仅记其中有“摩挲子敬一氍毹”、“中条山色想王官”二句，二句分属两首，是绝是律，记不确切矣。王官谷为唐司空图隐居之地，史谓“时寇贼残暴，独不入王官谷，士人恒依以避难”。瓢翁其有感于洪杨故作是想耶？惜笺散失，未知其纪年。犹记该笺中尚提及天随子。瓢翁于天随固多情感，《濯歌》有句云：“家家惯养能言鸭，犹有天随高士风。”（据郑文所引录）藏笺《寄怀匏隐居士》颌联云：“元章书画装宜少，鲁望江湖泛亦难。”瓢翁其与甫里先生地望相近，志趣相类，宜乎时时入其诗中也。

五、有清一代，书之馆阁体奄有其前半期，摭二王之余绪，拾唐楷之剩则，刘鏞拟颜而乏雄肆，张照仿米而少跌宕。乾嘉以降，碑学方兴，板桥、冬心之属，以梅干竹叶之笔，渐参乎汉魏，书之表有个性并有创造，往往于画士中得之。怀宁布衣石如之精能，熔金石篆隶于一炉，始造其极。其间翁氏覃溪，虽号兼擅，然于碑于帖，两无所造。梁山舟学士，王梦楼太守，接赵董之余波，终未突樊篱。其流风所及，固无分乎朝野。瓢隐之书，亦其流响，不在山舟、梦楼下，以其为江湖之一瓢，故不得与学士、太守同几席而分享其盛名耳。《吴县志》载瓢隐“善楷书”。今观手迹，当以小行书为最，小楷固有功力，然其临钟《荐季直表》与临欧志铭，未见佳处，不若其书于手制“颖叔冰雪笺”上之自运小楷“特定”诗稿远甚。至其临颜《中兴颂》大字，笔力纤弱，更无足取。

瓢隐所书之摩古笺，除孙星衍之平津馆笺与其自制之“颖叔冰雪笺”外，尚有娄东项氏飞云阁笺、衍波阁笺等。按衍波阁，当亦为孙氏制也。诗人玉屑，吉光片羽，咸足珍玩。

近见俞平伯先生丁巳（一九七七年）仲秋手书《为人题清许锜〈石湖濯歌百首〉手稿》七绝一首，今录如下：

小楷停云墨妙传，百篇清咏拟前贤。①  
烟波留赏承平事，都在华胥入梦年。

①原注：朱竹垞有鸳湖棹歌。

入梦、出梦，其谁作“瓢喧”想？

一九八一年八月北京

### 石庞《后西厢》小考

谭正璧、谭寻二先生合写的《王实甫以外二十七家〈西厢〉考》（载《文献》第七辑，又收入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曲海蠡测》中）说：“石天外《后西厢》……见录于《今乐考证》卷十二国朝院本中……当为乾隆中叶至道光（约公元一七六五—一八五〇年）间人，其字号、里籍皆一时无可考见”。

按：石庞，安徽太湖人，字晦村，一字天外（见《皖志稿·集部考》），别号湖上晦村学人，康熙间在世（见《昭代丛书别集·幽梦影序》）。著有《后西厢》、《姻缘梦》、《蝴蝶梦》、《鸳鸯冢》、《南楼梦》、《梅花梦》六种传奇，见石庞《晦村初集》（又名《天外谈》，见《贩书偶记续编》页372。《太湖县志》误分为二书。）赵景深先生《读曲小记》页39有考证，可参看。

官桂铨